

齋梅閣文申集

卷一之三



07685

蘆花閣集

文甲集十卷 乙集十卷 詩集二十卷

授經堂藏板

光緒三年庚申
月重錄于鄂垣

卷施閣甲乙集目錄 井自叙

少湔慈訓長乃薄遊契心五嶽涉足八州所資聞見冀寡
悔尤泉乎通籍登覽殆周盤盤經史復預校讐庶幾一得
參乎九流亮吉識

文甲集卷一

意言二十篇

卷二

釋歲

卷三

釋舟

卷四

卷施閣甲乙集目錄

貴州水道攷上

卷五

貴州水道攷中

卷六

貴州水道攷下

卷七

書四篇 釋一篇

卷八

序六篇 書二篇

卷九

奏摺一篇 序傳二篇 考三篇 墓表二篇

卷十

疏一篇 書二篇 序三篇 傳二篇 行狀一篇

文乙集卷一

連珠三十二篇 敘錄十八篇 銘二篇 頌三篇

卷二

七招 賦二篇

卷三

雜文十篇

卷四

雜文十二篇

卷五

雜文九篇

卷六

雜文十二篇

卷七

雜文八篇

卷八

雜文十篇

卷九

代言五篇 雜文 木刻

卷十

雜文十篇 木刻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一

意言二十篇

父母篇第一

生死篇第二

百年篇第三

禍福篇第四

剛柔篇第五

治平篇第六

生計篇第七

百物篇第八

修短篇第九

鬼神篇第十

天地篇第十一

天壽篇第十二

僊人篇第十三

喪葬篇第十四

好名篇第十五

守令篇第十六

吏胥篇第十七

文采篇第十八

真偽篇第十九

陽湖洪亮吉學

卷施閣文甲集第一

陽湖洪亮吉學

形質篇第二十

父母篇

人有百年之父母有歷世不易之父母百年之父母生我者是也歷世不易之父母天地是也人何以生無不知生于父母也人何以死亦可知仍歸于父母乎且人之生稟精氣于父稟形質于母此其所以生也及其死歸精氣于天歸形質于地此其所以死也離百年之父母歸歷世不易之父母雖有孝如魯參孝已者亦何事悲乎且我未歸之先我百年之父母先已歸歷世不易之父母矣則我無論生無論死亦何嘗有離父母之一日乎難者曰人無離父母之一日則吾之生吾之死父母主之乎抑歷世不易

卷施園香集第一

二

之父母主之乎曰皆不能也夫生于土而死于土者林木是也生于水而死于水者魚鼈是也及問其所以生所以死之故林木不知魚鼈不知水與土亦不知則人之生死即歷世不易之父母亦安得知之乎且以吾視之所謂歷世不易之父母似今古如一矣安知不又有消長代謝于其間耶是歷世不易之父母尚不能不流轉于氣數之中而況乎所生者也魚鼈之生也若與水無預而卒不能離水以求生林木之生也若與土無預而究不能離土以求活人之生也若與天地無預而亦不能外天地以自存是則所謂父母而已當其偶然而生是天地間多一我也多一我而天地之精氣不加減及其倏然而死是天地間少

一我也少一我而天地之精氣不加增卽積而爲千我焉積而爲萬我焉其生與死之數于天地亦不能少有所增減也林木與土相忘故能遂其生魚鼈與水相忘故能畢其命人與天地相忘故能終其天年且不特此也天地自生人以來皆與之相忘矣故來也無所凝去也無所滯不啻率億萬子姓之同過于逆旅也然雖相忘而實未嘗相離卽云有生死乎人雖亾而精氣不亾精氣不亾是人亦不亾矣人不亾則直與天地同弊耳吾故曰未嘗有離父母之一日也

生死篇

生者以生爲樂安知死者不又以死爲樂然未屆其時不知也生之時而言死則若有重憂矣則安知死之時而言生不又若有重憂乎生之時而貪生知死之後當悔也死之時而貪死知生之後又當悔也抑謂死而有知耶死而有知則凡死者皆有知吾將以死覲吾親戚合吾良友見百年以內所未見之人聞百年以內所未有之事是死之樂甚于生也且吾有形質卽有疾病欣戚今無形質矣是寒暑所不能侵也哀樂所不能及也適孰如此也以爲死而無知耶吾嘗飲極而醉焉醉之樂百倍于醒也以其無所知也吾嘗疲極而臥焉臥之樂百倍于起也以其無所知也適孰如此也又或如列子之言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死于此者安知不生于彼是始生之日卽伏一死之機雖

自孩提焉少壯焉耄耋焉皆與死之塗日近不至于死不止也因是知死之日亦即伏一生之機雖或暫焉或久焉或遲之又久焉皆與生之途日近不至于生不止也然則吾于人之始生當弔之以爲日復一日去死之途不遠矣于人之死也當賀之以爲雖或久或暫然去生之途不遠矣吾安知世不以吾之以死爲可賀以生爲可弔爲惑耶吾又安知不有人以世之以生爲可樂以死爲可悲者爲更惑耶

百年篇

生年至百者少吾欲驗百年之境于一日內驗之而已鷄初鳴人初醒時孩提之時也發念皆善生機滿前覺吾所

欲爲之善若不及待披衣而起者日既出人既起之時猶弱冠之時也沈憂者至此時而稍釋結念不解者至此時而稍紆耕田者入田讀書者入塾商賈相與整飭百物估量諸價凡諸作爲百事踴躍即久病者較量夜間亦覺稍減日之方中飢者畢食出門入門事皆振作蓋壯盛之時也夫精神者人之先天也飲食者人之後天也日將午正陰陽交媾之時則先天之精神有不能不藉後天之飲食以接濟者矣然先天爲陽陽則善念多故有人鬱大忿于胸匿甚怨于內至越宿而起而忿覺少平怨覺少釋甚或有因是而永遠解釋者非忿之果能平怨之果能釋則平旦以後之善念有以勝之也是陽勝陰也至後天爲陰陰

則惡念生好勇鬥狠之風往往起于酒食醉飽之後亦猶
聖人所云壯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鬥正此時也是陰勝
陽也又一生之事業定于壯盛之時一日之作爲定于日
午之候過此雖有人起于衰莫事成于日昃者然不過百
中之一不可以爲例也至未申以後則一日之緒餘猶人
五六十以後則一生之緒餘力強者至此而衰心勤者
至此而懈房帷之中晏晏寢息是衰莫之時也于是勇往
直前者至此而計成敗徑直不顧者至此而慮前後沉憂
者至此而益結病危者至此而較增視日出之時判然如
出兩人矣非一人之能判然爲兩則一日之陰陽昏旦有
以使之然也此一日之境也即百年之境也苟能靜體一
日之境則百年之境亦不過如是矣

禍福篇

人即有不孝于家不弟于室者未有不畏官法人即有不
孝于家不弟于室者未有不畏鬼神二者較之其畏官法
也尚覺有不可奈何至畏鬼神也則出于中心之誠而已
然其畏鬼神者謂畏其聰明正直乎抑畏其能作禍福乎
必曰畏其能作禍福耳然如果有鬼神如果能作禍福則
必擇其可禍者禍之可福者福之而已有人于此孝于家
弟于室而不奉鬼神鬼神能禍之乎則知有人于此不孝
于家不弟于室而日日奉鬼神鬼神亦能福之乎然人之
于鬼神也明知不能福而其奉之也究不敢改其于父兄

也明知當孝當弟而不孝不弟也亦究不改則鬼神不特
尊于官法並尊于長上矣且世人見慢鬼神者必耳而目
之以爲必得陰譴見人之不孝不弟者雖亦心知其非而
權其輕重覺比之慢鬼神者罪尚可減則本末倒置之甚
矣吾故曰人能以畏官法之心畏其父兄則可謂知所畏
矣人能以敬鬼神之心敬其父兄則又可謂知所敬矣又
世俗之言曰雷誅不孝故凡不孝不弟者畏鬼神並甚畏
雷不知不然也夫古來之不孝者莫如商臣昌頓未聞雷
能殛之也雷所擊者皆下愚無知之人下愚無知之人即
不孝雷應怒之矣雷能怒商臣昌頓而不能怒下愚無知
之人豈雷亦畏強而擊弱乎畏強而擊弱尚得謂雷乎世

又言雷誅隱惡刑罰之所不到者雷則取而誅之夫人有
隱惡亦卽有陰德有隱惡而刑罰不及者天必暴其罪以
誅之以明著爲惡之報則有隱德而獎賞所不及者天亦
當表其德以賞之以明著爲善之效記云爵人于朝與衆
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天既設雷霆之神于衆見衆聞
之地殺人以明惡無可逃則又當設星辰日月之神于衆
見衆聞之地福人以明善必有報而後天下之人始曉然
于人世賞罰所不及者天亦得而補之也若云天殺人則
使人知天福人則不使人知則無以勸善矣無以勸善非
天之心也不賞善而專罰惡亦非天之心也今既無星辰
日月之神福人則所云雷霆殺人者亦誣也吾故曰天不

命雷擊人鬼神亦不能禍福人文子之言曰倚于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撲爲雷所擊者皆偶觸其氣而殞非雷之能擊人也雷不能擊人鬼神亦不能禍福人而人顧舍其父兄長上而畏雷霆鬼神不亦舛乎

剛柔篇

世傳老子見舌而知守柔而以爲柔之道遠勝剛非也老子之言曰齒堅剛則先弊焉舌柔是以存不知一人之身骨榦最剛肉與舌其柔者也人而委化則肉與舌先消釋而後及齒與骨是則齒與骨在之時而舌與肉已不存矣老子存亾先後之說非臨沒時之謬論乎不特此也以天地之大言之山剛而水柔未聞山之剛先水而消滅也以

物之一體言之則枝葉柔而本剛未聞本之先枝葉搖落也且天不剛無以制星辰日月地不剛無以制五嶽四瀆人不剛無以制百骸四體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剛毅木訥近仁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剛之德可貴如此而守柔之說何爲乎且日有剛有柔未聞人以剛日出則凶柔日出則吉也人之性有剛有柔未聞剛者常得凶而柔者常得吉也語有之籛條之人口柔戚施之人面柔夸毗之人體柔使柔而得吉則籛條戚施之人彼徃咸宜矣而不然也老子號有道者豈爲此不然之論以誑世乎此蓋道家者流託爲老子之言以自售其脂韋覲泰之術耳何以見之說苑云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

年八十齒再墮而舌尚存若以時論之叔向尚在老子之前必不反引老子之說以爲說明矣明舊有是言而道家者流竊其說以欺世又託之于老子並託之于商容皆不足信者也若必曰柔可勝剛則吾甯爲龍泉太阿而折必不爲游藤引蔓以長存者矣

治平篇

人未有不樂爲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樂爲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餘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試以一家計之高曾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娶婦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

屋十間食田十頃寬然有餘矣以一人生三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婦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無備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也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其間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二十餘人以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視高曾時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時爲一戶者至曾元時不分至十戶不止其間有戶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勢亦足以相敵或者曰高曾之時隙地未盡闢閭閻未盡居也然亦不過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戶口則增至千倍

二十倍是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
其有餘也又况有兼併之家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户占百
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飢寒顛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調劑之法也然民之
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過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
曰使野無闕田民無剩力疆土之新闢者移種民以居之
賦稅之繁重者酌今昔而減之禁其浮靡抑其兼併遇有
水旱疾疫則開倉廩悉府庫以賑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
調劑之法也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
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
不生而君相之所以爲民計者亦不過前此數法也然一

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
廣其遊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約束乎一人之居以
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
足何況供百人乎此吾所以爲治平之民慮也

生計篇

今日之畝約凶荒計之歲不過出一石今時之民約老弱
計之日不過食一升率計一歲一人之食約得四畝十口
之家即須四十畝矣今之四十畝其寬廣即古之百畝也
四民之中各有生計農工自食其力者也商賈各以其贏
以易食者也士亦挾其長備書授徒以易食者也除農本
計不議外工商賈所入之至少者日可餘百錢士傭書授

徒所入日亦可得百錢是士工商一歲之所入不下四十千聞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時米之以升計者錢不過六七布之以丈計者錢不過三四十一人之身歲得布五丈即可無寒歲得米四石即可無飢米四石爲錢二千八百布五丈爲錢二百是一人食力即可以養十人即不耕不織之家有一人營力于外而衣食固已寬然矣今則不然爲農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爲商賈者十倍于前而貨不加增爲士者十倍于前而傭書授徒之館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計者錢又須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計者錢又須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廣于是士農工賈各減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價以出市此即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然吾尚計其勤力有業者耳何況戶口旣十倍于前則游手好閒者更數十倍于前此數十倍之游手好閒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斃也明矣是又甚可慮者也

百物篇

人謂天生百物專以養人不知非也水之氣蒸而爲魚林之氣蒸而爲鳥原隰之氣蒸而爲蟲蛇百獸如謂天專生以養人則水之中蛟鱓食人天生人果以爲蛟鱓乎林麓之中熊羆食人天生人果以供熊羆乎原隰之內虎豹食人天生人果以給虎豹乎蛟鱓能殺人而人亦殺蛟鱓熊

羆虎豹能殺人而人之殺熊羆虎豹者究多于人之爲熊
羆虎豹所殺則一言斷之曰不過恃強弱之勢衆寡之形
耳蛟鱔之力勝人則殺人人之力勝蛟鱔則殺蛟鱔熊羆
虎豹之勢衆于人則殺人人之勢衆于熊羆虎豹則殺熊
羆虎豹若果云天爲人而生則水之中有魚鼈不宜有蛟
鱔矣林麓之中有貂狐貓貉不宜有熊羆矣原隰之中有
麋鹿野獸不宜有虎豹矣解者曰此固非人所常食者也
若家之六畜牛羊豕犬鷄之類則天實爲人而生者矣抑
知亦不然天果爲人而生則當使之馴伏不攬甘心爲人
所食乃可今牛與羊之角有觸人至死者獬犬有噬人至
死者矣豈天之爲人而生者反以是而殺人乎又自唐宋
以來人之食天者漸少使天果爲人而生則唐宋以來應
亦肖人之嗜欲而別生一物不得復生犬矣人之氣蒸而
爲蟣蝨馬牛羊亦然蟣蝨之生還而自噬其膚豈人亦有
意生蟣蝨以還而自噬者乎推而言之植物無知默供人
之食而已必謂物之性樂爲人之食是亦不然也

命理篇

人之生修短窮達有命乎曰無有也修短窮達之有命聖
人爲中材以下之人立訓耳亦猶釋老造輪回果報之說
豈果有輪回果報乎曰無有也輪回果報之有說亦釋氏
爲下等之人說法耳何以言修短窮達無命夫天地之內
有人亦猶人生之內有蟣蝨也天地之內人無數人身之

內蟣蝨亦無數夫人身內之蟣蝨有未成而遭殺者矣有成之久而遭殺者矣有不遭殺而自生自滅于緣督縫袷之中者矣又有湯沐具而死者矣有滌濯多而死者矣如謂人之命皆有主者司之則蟣蝨之命又將誰司之乎人不能一一司蟣蝨之命則天亦不能一一司人之命可知矣或謂人大而蟣蝨小然由天地視之則人亦蟣蝨也蟣蝨亦人也蟣蝨生富貴者之身則居于紈綺白縠之內蟣蝨生貧賤者之身則集于鶉衣百結之中不得謂居于紈綺白縠者蟣蝨之命當富貴也居鶉衣百結之中者蟣蝨之命當貧賤也吾鄉有蟣蝨多而性卞急者舉衣而投之火夫舉衣而投之火則無不死之數矣是豈蟣蝨之命同如此乎是亦猶秦卒之坑新安趙卒之坑長平歷陽之縣泗州之城一日而化爲湖之類也蟣蝨無命人安得有命然中材以下不以命之說拘之則囂然妄作矣亦猶至愚之人不以輪回果報之說怵之則爲惡不知何底矣吾故曰中人以下不可不信命是聖人垂戒之苦心也亦猶至愚之人不可不信輪回果報亦釋氏爲下等人說法之苦心也亦即釋氏所恃以不廢之一術也

鬼神篇

鬼神之說上古無有上古之所謂神者山川社稷之各有司存是也上古之所謂鬼者高曾祖考是也三代之衰始有非鬼神而謂之鬼神者杜伯之射周宣王趙先之殺晉

厲公以及天神降莘河神崇楚是矣然此直名之爲怪不可言神不可言鬼何也鬼不能以弓矢殺人及壞大門抉寢門皆非鬼所能又聰明正直之謂神豈有天神而與人接談河神而崇人以求食者乎吾故曰三代以上有真鬼神三代以下不聞有真鬼神而有怪鬼神有理怪則無理鬼神者吾當畏之怪者不必畏也不必畏則視吾氣之强弱氣強則搏之氣弱則爲所攝而已人未有見高曾祖考崇其子孫者也有人未有見山川社稷之神崇其管內之民者也則知鬼神者不害人其爲人害者皆反常之怪耳若怪而名之爲鬼是直以高曾祖考待之也怪而名之爲神是直以山川社稷凡著在祀典者待之也可乎不可乎

天地篇

信如所言則山川社稷風雲雷雨皆有神乎曰無也高曾祖考皆有鬼乎曰無也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林林總總皆敬而畏之是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卽生于林林總總之心而已高曾祖考之鬼凡屬子孫亦無不愛而慕之是高曾祖考之鬼亦卽生于子孫之心而已曰伊古以來有親見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者又有親見高曾祖考之鬼者則奈何曰此或托其名以示神假其號以求食非真山川社稷之神高曾祖考之鬼也何以言之山川之神本無主名若社稷之神則所謂句龍及后稷也句龍爲烈山氏之子句龍倘有神則應服烈山氏之衣冠后稷者

帝嚳之子也稷倘有神亦應服帝嚳時之衣冠今童巫之見社稷之神者言服飾一如祠廟中所塑唐宋衣冠之象則必非句龍后稷明矣且山川社稷風雲雷雨有神則天地益宜有神吾聞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未聞輕清之中更結爲臺殿宮觀及天神之形質也重濁中更別具房廊舍宇及地祇之形質也且天苟有神則應肖天之圓以爲形地苟有神則亦應規地之方以爲狀今世所傳天神地祇之形則皆與人等是則天地能造物之形而轉不能自造其形不能自造其形乃至降而學人之形有是理乎推而言之華山之形削成而四方泰山之形岑嶠而軒舉使皆有神則華山之神亦應肖削成四方之形泰山之神應亦模岑嶠軒舉之狀皆不得學人之形以爲形也至于鬼之無則又一言以蔽之曰人而爲鬼則已歸精氣于天歸形質于地矣歸于天者復能使之麗于我乎歸于地者復能使之塊然獨立一肖其生時乎記有之慢乎如有見慨乎如有聞又曰臨之在上質之在旁爲人子孫者不忍自死其高曾祖考則一念以爲有卽有矣實則不然也黎邱之鬼慣做人子姪之狀潁川之鬼又慣做人父祖之形其實豈真子姪豈真父祖乎則世之所言見高曾祖考之鬼亦猶此矣

天壽篇

夫人之天壽秉于自然未聞保攝之卽能多斷削之卽能

少也何則禽獸之壽常不及人未聞禽獸之能斲削以人而論富貴者之壽與貧賤者差等貧賤者不能學富貴者之斲削明矣推而言之人有謂服食養氣而即可以長生者亦斷斷不然夫古之通養生之術明服食之方者莫如軒轅軒轅之壽至堯舜時已不存保晉神氣調和性情莫如榮啟期抱犢子榮啟期抱犢子至春秋之末已不存今試置兩人于此一則清靜寡欲調神房闈之中一則適性任情馳騫聲色之內究其後則清靜寡欲者之年壽與適性任情者相去必不甚遠何則清靜無欲者非無嗜欲其所秉弱也適性任情者非故不惜其生其所秉強也是則人之夭壽由于所秉之強弱矣然必云所秉之強加以保攝焉即可長生不死則又不然試以花葉觀之花葉之在樹有不及時而落者矣有過時而後落者矣其灌溉得宜猶人之有保攝也其落之先後猶人所秉之有強弱也而皆不能不落則秉有強弱而歸于盡則一矣又以蟄蟲觀之有桀惡者矣有濡弱者矣或先霜雪之辰而蟄或及霜雪之辰而始蟄蟄有先後而同歸于蟄則一也花葉不能有榮而不悴蟲豸不能有出而不蟄則人又安能有生而不死乎世又謂清虛宋滅之地又有仙仙則不死者也夫仙而在于清虛宋滅之地則必不飲不食而後可也傳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若不飲不食而可不死則蜉蝣不

宜死矣若不飲不食而死即可以緩則蜉蝣不宜三日死矣解者曰仙非不飲食也不火食也記有之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若不火食而可不死則東方南方之人何不皆不死也或曰東方南方之人今已火食則前不火食之時其不死之人今又皆安在也明人之所賴以生者恃有飲食并恃有火食今乃云不飲食不火食即可不死則說正與情理相反矣且人而能仙則應上古中古之時多而後古之時少何今所傳之仙及人所值之仙率皆唐宋以後之人是豈上古中古之仙至唐宋時而盡死今之所爲仙者又適皆唐宋以來數代之人乎夫仙而果又有代謝則無樂其爲仙矣是又進退失據之論也吾故曰世無仙世亦無長生不死之人人之命有短長由人氣稟有強弱所致耳

仙人篇

曰世果有仙子肯爲之乎曰不爲也夫生者行也死者歸也人不可以久行而不歸則人亦不可以久生而不死明矣試以人之老驗之記曰八十九曰耄注耄憊忘也百年曰期頤注老昏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于盡養道而已是人至八十九百年即不死而精神智慧已離不過徒存形質而已使過此以往則其冥然罔覺者更不知何如縱云長生不死是徒有生之名而已無生之樂也又嘗以人之夜驗之人即精神至強至丙夜未有不思偃息者

矣至偃息之候而強其如且晝時之作爲焉不能也卽或強其作爲其疲憊有不可勝言者矣以是知人卽精神至強至八十焉九十焉百年焉未有不思怛化者矣至怛化之候而強其如少壯時之舉動焉不能也卽或強其舉動而其疲憊亦有不可勝言矣是知朝而作夜而息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皆理之常也且人之欲仙者謂其有知乎謂其無知乎謂其無知則不如死則必曰謂其有知也謂其有知而飲食衣服已不知美惡何況宮室苑囿乎何況妻子仕宦一切所繫戀者乎又釋名云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其字人旁作山是又因年命之長復遭遷徙之苦卽入山不死亦不過如述異記之張光始洞微志之雞窠老人惜無所知與木石鹿豕同居而已又豈有生之樂乎吾故曰世本無仙卽有仙而不可爲者以此也

喪葬篇

喪葬之制古今人惑雖不同然其爲惑則一也古人之惑空地上以實地下于是一棺之費累及千金一壙之幽蔽及百物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明人子之心也是其惑尙近于愛親今人之惑營一塚之地或遲及十年謀一穴之吉必訪及百輩于是有至曾元之時尙未及葬其高曾者大率貧賤者尙易而富貴者則益難富貴而骨肉支派少者尙易富貴而骨肉支派多者則愈難至有兄延一客弟聘一師兄購于南弟營于北始則各不相謀繼則各以爲是

喪庭出而復返卜日成而屢移其故云何則祈福之念十倍于愛親之心爲子孫之謀百倍于爲祖父之計也是則古人之厚葬尚近于愛親而今人之營塚則實欲爲己謀爲子孫謀耳其心術之不可問一至此乎又古人喪葬之所飾不過芻靈楮幣而已今則更增僧尼道士簫鼓錢吹于是而死喪之家則一室皆滿絲麻袒免之親不及僧尼道士之衆也袒跣哭泣之哀不及簫鼓錢吹之喧也甚至有爲附身附棺之具力不及者尚可從減而必借此以飾觀者矣夫錢吹軍中之樂也鐘鼓管籥吉賓嘉之禮也而用于喪家可乎尤可恨者僧尼道士所誦之經又必爲解寃釋罪之語是真視吾親爲愆尤叢集之身不如此則罪莫可釋寃莫可解也何其以君子之道待僧尼道士而以至不肖者待吾祖若考乎其始愚民爲之其後士大夫踵而行之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作俑之害尚至無後吾不知始創延僧尼道士簫鼓錢吹者又將何如也

好名篇

甚矣名之累人也聖賢能不好名乎孝經曰揚名于後世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聖賢不能忘名也崔杼之惡至弑君而憂其名之傳賈充之惡至戕主而憂其謚之著是大姦大慝仍不能忘名也則名不可好乎曰好名之弊亦尚足以扶世何則人能好名類皆聰穎拔萃之人也聰穎拔萃之人有賞之不能勸罰之不能懲而名

之一字卽足以拘之者矣然則名亦可假乎曰不能也有
聖賢之名有忠孝之名聖之名而可假則莊周列御寇之
徒假之矣賢之名而可假則郭解樓緩之徒假之矣忠孝
之名而可假則王莽趙宣之徒假之矣等而下之至才士
詩文之名亦無不然文有文之精神詩有詩之精神精神
能永百年者則傳至百年焉精神能永之十世五世者則
傳之十世五世焉精神能歷劫不磨者則傳之歷劫而不
磨焉皆非已所能預也已尙不能預而何可以假乎然則
吾欲救天下好名之弊亦惟使之各務實而已語有之實
至者名歸之有聖賢之實者自有聖賢之名而莊周列御
寇之徒不能假也有忠孝之實者自有忠孝之名而王莽
趙宣之倫不能假也有文士之實者自有文士之名而傳
百年傳十世五世及歷劫不磨亦纖屑不能假也

守令篇

守令親民之官也一守賢則千里受其福一令賢則百里
受其福然則爲守令者豈別有異術乎亦惟視守令之居
心而已往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時見里中有爲守令者
戚友慰勉之必代爲之慮曰此缺繁此缺簡此缺號不易
治未聞及其他也及弱冠之後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
中風俗趨向頓改見里中有爲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
代爲慮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應酬若干此缺一歲之可
入己者若干而所謂民生吏治者不復挂之齒頰矣于是

爲守令者其心思慮親戚朋友妻子兄弟奴僕媪保于
得缺之時又各揣其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
在民也必先問一歲之陋規若何屬員之饋遺若何錢糧
稅務之贏餘若何而所謂妻子兄弟親戚朋友奴僕媪保
者又各挾谿壑難滿之欲助之以謀利于是不幸一歲而
守令數易而部內之屬員轄下之富商大賈以迄小民已
重困矣其間卽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爲民計者十不能一
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爲迂以爲拙以
爲不善自爲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
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是一二人
之勢不至歸于七八人之所爲不止且有爲今日之守令
而并欲誚三十年以前守令之無術者然吾又嘗驗之三
十年以前守令之拙者滿任而歸或罷任而反其贏餘雖
不多然恒足以溫飽數世今則不然連十舸盈百車所得
未嘗不十倍于前也而不十年不五年及其身已不能支
矣無待其子孫也則豈前之拙者誠拙而今之巧者誠巧
乎亦居心微有不同者乎

吏胥篇

今日之勢官之累民者尙少吏胥之累民者甚多何則今
之吏胥非古之吏胥也三代以前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
是矣漢以來諸曹掾史三老嗇夫游徼亭長里魁什伍等
類是矣三老掌教化嗇夫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

富爲賦多少游徼掌微巡禁司姦盜亭長主求捕盜賊承
望都尉里魁掌一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伍家以相檢察而
已三代時府史胥徒之賢者即可遞升爲上士中士下士
漢以來三老嗇夫掾史之賢者即可遞升爲丞尉守令其
人又皆通曉經術明習法令不特不至擾民或尙可有益
于民今則不然由吏胥而爲官者百不得一焉登進之途
既絕則營利之念益專又自唐宋以後流品日分凡世門
望族以及寒俊之室類不屑爲吏胥其爲之而不顧者不
過四民中之奸桀狡僞者耳姓名一入卯簿則或呼之爲
公人或呼之爲官人公人官人之家一室十餘口皆鮮衣
飽食咸不敢忤其意其始鄰里畏之四民畏之甚至士大

夫亦畏之若有奸狡桀出把持官府之人則官府亦畏之
矣何則官即欲侵漁其民未有不假手于吏胥者又況吏
胥之于鄉里其貧富厚薄或能瞞官不能瞞吏自一金至
百金千金之家吏皆若燭照數計究之入于官者什之三
其入于吏胥者已十之五矣不幸一家有事則選其徒之
壯勇有力機械百出者蠹擁而至不至破其家不止卽間
遇有吏胥之親戚故舊亦必不稍貸是其權上足以把持
官府中足以凌脅士大夫下足以魚肉里閭子以傅子孫
以傳孫其營私舞弊之術益工則守令閭里之受其累者
益不淺則奈何曰此輩卽必不可少亦惟視其必不可少
者留之餘則甯缺無濫而已蓋吏之暴如虎與其使一州

邑多數十百虎也母甯滅之又滅今州縣之大者胥吏至千人次至七八百人至少亦一二百人此千人至一二百人者男不耕女不織其仰食于民也無疑矣大率十家之民不足以供一吏至有千吏則萬家之邑亦囂然矣夫朝廷之正供有常即官府之營求亦尙有數而胥吏則所謂無厭者也况守令所以得罪者大半由吏胥始則導之貪導之酷導之歛怨于民及至守令陷于法而爲吏胥者不過笞杖而已革役而已至新舊交代之時則又夤緣而入故吳越之俗以爲有可避之官無可避之吏職是故也然則有牧民之責者可不先于胥吏加之意乎

文采篇

人之有文采猶草木之有華鳥獸之有毛羽也桃李之華可謂艷矣而不聞以之傲檜柏鸚鸞孔雀翠文犀虎豹之羽毛可謂麗矣而不聞以之傲兩翼之禽四足之獸人則不然有一篇之奇一字之麗則亟亟表暴若不可終日焉語有之花葉之好者來摘毛羽之文者來射文采之盛者來忌然吾謂非人之忌之已實有以致人之忌也夫范蔚宗之文不及班馬而其視班馬也不足比數杜審言之詩不過沈宋而其視沈宋也若不足比數是則文人相輕一至此乎蓋古今來氣量之窄者莫如文人雖以屈原之忠而銜憤以致自沉賈誼之達治體而自傷以致夭折皆其氣量窄之故也且爲草木計者願爲桃李乎願爲檜柏乎爲

禽獸計者願爲麒麟角端及垂天之鵬乎抑願爲孔翠及
虎豹乎爲人計者願立德立功立言以致不朽乎抑僅願
以文采表見乎吾固謂人不可自命爲文人不得已爲文
人亦當鑒于艸木之華鳥獸之羽毛而不自炫奇鬻異元
紫芝在陸渾人不知其能文陶淵明之在柴桑人不知其
能詩則善矣

真僞篇

今世之取人者莫不喜人之真厭人之僞是則僞不可爲
矣而亦不然襁褓之時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然不可謂非
襁褓時之真性也孩提之時知飲食而不知禮讓然不可
謂非孩提時之真性也至有知識而後知家人有嚴君之

義焉其奉父也有當重于母者矣飲食之道有三揖百拜
之儀焉酒清而不飲肉乾而不食有非可徑情直行者矣
將爲孩提襁褓之時真乎抑有知識之時真乎必將曰孩
提襁褓之時雖真然若其無知識矣是則無知識之時真
而有知識之時僞也吾以爲聖人設禮雖不導人之僞實
亦禁人之率真何則上古之時臥倨倨興眄眄一自以爲
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踴踴其視瞋瞋可謂真矣而聖人必
制爲尊卑上下寢興坐作委曲煩重之禮以苦之則是真
亦有所不可行必參之以僞而後可也且士相見之禮當
見矣而必一請再請至固以請乃克見士昏之禮當醴從
者矣亦必一請再請至固以請乃克就席鄉射禮知不能

射矣而必託辭以疾以至聘禮不辱命而自以爲辱朝會之禮無死罪而必自稱死罪非皆禁人之率真乎戰國策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筭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使當日者新婦見以爲如此而不言則僞矣新婦之言新婦之率真也以直者爲可笑無怪乎人之日趨于僞矣總之上古之時真聖人不欲過于率真而必制爲委曲煩重之禮以苦之孩提襁褓之時真聖人又以爲真不可以徑行而必多方誘掖獎勵以挽之則是禮教既興之後知識漸啓之時固已真僞參半矣而必鯁鯁焉以真僞律人是又有所不可行也

形質篇

今之人嗜欲益開形質益脆知巧益出性情益漓何以言嗜欲益開也古之時膳用六牲珍用八物至矣今則析燕之窠以爲餐剝魚之翅以作食蟬黃之醬來自南中能白之羹調于北地非六牲八物之所可比也古之時冬則飲湯夏則飲水足矣今茶菴則新安武林高下百圍備涼燠之用菸艸則香山浦城閩粵二種門水火之奇非飲湯飲水之可比也古之時中人之家冬則羊裘夏則麻葛足矣今則吉貝之暖十倍于麻也紗縠之輕十倍于葛也至于裘則異種百出種文羊于田搜海馬于水不特古人所不及見亦古人所不及聞矣何以言形質日脆也古者疾醫

所掌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
有嗽上氣疾四時皆有癘疾之類止矣今則小兒增痧豆
之科中年添肝肺之疾衰老加沈痼之病此即吳普仲景
不能定其方岐伯榆柎不能知其症者也以言知巧益
出也今之時天文地理之學以迄百工技藝之巧皆遠勝
昔時吳越之綾錦出手而已若化工西洋之鐘表自鳴而
不差案黍手談則枯棊三百捷過于秋儲心計則白撰千
萬算微于桑僅運斤者咸有倕之一指角技者罔非遲之
八投是也何以言性情日漓也古之時飲羊飾脯以爲饌
矣今則粉石屑爲鹹削木枿作米鴨由絮假調五味而出
售靴以紙充雜六街而出市有人意計所必不及者矣然
則其形質益脆者非嗜欲益開之故乎其性情益漓者非
知巧益出所致乎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二

陽湖洪亮吉學

釋歲

歲首謂之上日

尚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正義稱鄭康成注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卽正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

又謂之元日

尚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張衡東京賦孟春元日

又謂之元辰

藝文類聚稱晉荀勗正會上壽酒歌云踐元辰又庾闡

卷施閣文集卷第二

揚都賦歲惟元辰

又謂之正旦

孔叢子邯鄲之民以正月旦獻壽于趙王 後漢書明

帝紀永平四年詔曰比來歲旱饑饉加有軍旅正旦無

陳朝賀之儀 東觀漢紀戴憑爲侍中正旦朝

又謂之正日

續漢書禮儀志歲正日爲大射朝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受賀及摯 初學記稱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一日

是謂正日

又謂之正朝

晉書禮志正朝元會 太平御覽稱元中記曰今人正

朝作兩桃人立門旁

又謂之正會

晉書禮志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

又引漢儀有正會禮 藝文類聚稱晉咸康起居注咸

康七年十二月尚書樂謨奏八年正會儀注 世說晉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升御牀

又謂之元正

晉書王導傳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 藝文類

聚稱傳元朝會賦定元正之嘉會

又謂之元會

藝文類聚稱鄧德明南康記盧耽仕州爲治中嘗赴元

卷施閣齋集卷第二

會 魏曹植有元會詩

又謂之歲首

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厯以正月爲歲首

續漢書禮儀志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

又謂之歲朔

宋書禮志歲朔常設葦英桃梗磔雞于宮及百司之門

以禳惡氣 李善文選注元日歲朔也

又謂之歲旦又謂之歲朝

晉書禮志歲旦常設葦菱桃梗磔雞于宮 按歲旦一

本作歲朝通典引晉書亦同

又謂之元祚又謂之首祚

曹植元會詩云初歲元祚 北堂書鈔稱王羲之月儀

書云元正首祚

又謂之三朝

漢書谷永傳今年正月朔日有蝕之於三朝之會 班

固東都賦春王三朝李善注三朝歲首朔日也 初學

記稱玉燭寶典正月爲端其一曰爲元日亦云上日亦

云三朝亦云三元亦云三朔注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

又謂之三元

南齊書蕭穎胄傳朝廷盛禮莫過三元 晉宗懷荆楚

歲時記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

又謂之三朔又謂之三始

卷施閣齊集卷第三

三

尚書大傳夏以平明爲朔殷以鷄鳴爲朔周以夜半爲

朔 漢書鮑宣傳今日蝕于三始

七日謂之人日

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剪綵爲

人或鏤金薄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髮又造華勝以

相貽登高賦詩注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爲鷄二日

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

人又一說云天地初闢以一日作鷄七日作人也 北

齊書魏收傳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

對曰晉議郎董勛荅問禮俗云云時邢劭亦在側甚惡

焉

上辛日謂之郊日

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康成注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
耳 月令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鄭康成注謂以上辛
郊祭天也 春秋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傳郊
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春秋哀公元年四月辛巳郊穀
梁傳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
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
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按宋
書禮志云魏世南郊日值雨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蓋
卽本穀梁說 左傳啓蟄而郊 宋書禮志晉武之世

參攬閣文集卷第

四

郊日或用丙或用巳或用庚皆有別議又云晉武捨鄭
而從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旣以至日理無常辛按自
晉以後宋齊梁陳郊日仍皆用上辛北郊用通典引王
儉啓云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十一日立
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郊其月八日立春齊書
高帝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梁書武帝卽位南
郊爲壇在國之南常與北郊間歲正月皇帝致齋于萬
壽殿上辛行事陳書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丘柴燎
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北齊書每三年一
祭以正月上辛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
上帝于圓丘是也自隋唐始定令以冬至日祀昊天

帝于圓丘不復用正月上辛

祀地祇亦定用夏日至

迄今因之

又按晉書禮志稱漢儀常以乙日祀先農乃耕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于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于丑地亦皆在正月行事與月令立春後五日祭風師立夏後申

日祀雨師不同

月亥日謂之耕日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

參保介之御閭鄭康成注元辰益郊後吉辰也孔穎達

正義耕用亥日故云元辰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

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 晉書武帝紀泰始

四年正月丁亥帝耕于籍田 文選潘岳籍田賦伊晉

之四年正月丁亥皇帝親帥羣后籍于千畝之甸禮也

按今本丁亥作丁未誤

月午日漢謂之祖日月酉日魏謂之祖日

通典稱魏博士秦靖議古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用午

祖戌臘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 風俗通漢家盛于

午故以午祖也 北堂書鈔稱稽含祖賦序曰有漢日

用丙午魏氏擇用孟月之酉 晉潘尼皇太子祀祖詩

曰孟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 按此則魏以後祖或皆

用酉日

十五日謂之望日

荆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

戶先以楊枝插門隨楊枝所指仍以酒脯飲食及豆粥
插箸而祭之其夕迎紫姑以下將來蠶桑并占眾事按
藝文類聚稱荆楚歲時記今州里風俗望日祭門初學
記引亦同攷今本荆楚歲時記作正月十五日不云望
日疑歐陽詢等或以意改也又詢堅等引史記樂書漢
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徐堅注云今人正月望日夜
遊觀鐙是其遺事今攷樂書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
乙甘泉是祠太一一定用辛日不必皆正月十五至注今
夜遊觀鐙云云詢堅並同未知何本今所傳類書之最
古者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等而所稱引不足據
如此餘可類推 初學記稱玉燭寶典正月十五日作
打竹鏹之戲有能中者卽時賞帛

卷之六

六

又謂之上元
膏粥以祠門戶 北齊書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爲
打竹鏹之戲有能中者卽時賞帛

白六帖正月十五日爲上元 按上元中元下元本道
家之語始見于白六帖稱唐明皇實錄云三元日宜令
崇元學士講道德南華等經然唐時類書尚無有列及
十月朔日者猶近古也今故削之而附記于此又類書
引歲時記上元夜貴戚例以黃柑相遺謂之傳柑此當
屬宋陳元靚歲時廣記非宗懌也

又謂之正月半

世說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 荆楚歲時

記稱續齊諧記曰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其上以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三十日謂之晦日又謂之月晦

荆楚歲時記元日至于月晦並爲酺聚飲食注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初年時俗重以爲節也玉燭寶典曰元日至月晦今並酺食渡水士女悉湔裳酌酒於水澗以爲度厄今世人惟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湔裙

按初學記引公羊傳曰提月六鷓退飛過宋都提月者何僅建夏晦日也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白六帖亦同今攷公羊本及注提皆作是未知

堅所據何本至云僅建夏晦日也亦與今本不同然堅係另摘二字標目必非無據爾雅太歲在寅爲攝提格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正月建寅之月則稱正月爲提月或古有是語

二月戊日謂之社日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 詩以社以方 周禮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禮記月令擇元日命民社 郊

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宋書禮志以歲二月八月

二社日祀之 荆楚歲時記社日四鄰並結綜會社牲

醪爲屋于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 太平御覽稱崔

寔四民月令二月祀大社之日薦韭卵于祖禰 按社

祭土戊日屬土故古之社日皆用戊名誥戊午乃社白
六帖引鄭康成禮記注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
也杜祐亦云周初未制禮之時社日猶用戊後乃定用
甲日郊特牲及月令鄭注是矣漢社日用午蔡邕祝社
文曰元正令午是也魏社日用未魏臺訪議曰帝問何
用未社丑臘王肅對曰魏土也土畏木丑之明日便寅
寅木也故以丑臘土成于未故于歲始未社也晉社用
丑晉書武帝紀泰始元年冬十二月詔臘以酉社以丑
此蓋五行生剋各有趨避非古制也王虞春可樂云吉
辰兮土戊明靈兮惟社宋時方書亦以立春後第五戊
日爲社日近代禮又以秋分後戊日祭社是民間社日
皆承用戊日可知 又按晉又兼用酉日社潘尼皇太
子社詩曰日惟上酉應禎祝社文曰吉酉辰良是矣今
吳俗社日則率以二月二日又未知始于何時
是月祭飲食謂之臘

說文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一曰祈穀食新曰臘
玉篇臘飲食器也冀州八月楚俗二月按風俗通作楚
俗以十二月祭飲食當衍一十字

去冬節一百五日謂之寒食

荆楚歲時記云冬節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
食注據歷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
藝文類聚稱陸剡鄴中記寒食三日作醴酪煮糗米

及麥爲酪擣杏仁作粥 白六帖稱玉燭寶典云寒食
節城市尤多鬥雞卵之戲或雕鏤相遺餉 藝文類聚
稱藝術圖曰北方山戎寒食日用鞦韆爲戲以習輕躡
者 按俗謂寒食始于介子推非也今攷太平御覽引
劉向別錄寒食踴黃帝所作兵勢也或云起于戰國
與鞠毬同是三代前已有寒食之名周禮司烜氏仲春
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鄭康成注曰謂季春將出火也
太平御覽稱古今藝術圖曰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
末清明是三月之節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其以爲子
推者始于桓譚新論及後漢書周舉傳新論太原郡民
以隆冬不火食五日爲介子推故也周舉傳舉移書于

介子推廟云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自是衆
惑稍解魏武帝明罰令亦云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
至後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食寒云云周斐汝南先賢
傳陸翽鄴中記等並同無論并州一方之俗不足以概
天下且子推死有定月故周舉傳言其月神靈不樂舉
火今寒食節或在二月或在三月不一則明非因子推
而始可知又初學記引琴操云晉文公與介子綏俱亡
子綏割腕股以啖文公文公復國子綏獨無所得子綏
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
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綏推古
字通北堂書鈔稱石虎鄴中記亦同據琴操鄴中記則

子推亡在五月五日據新論周舉傳等則子推亡又在盛冬皆與清明節前之寒食無預惟歲時記引晉孫楚祭子推文用今寒食節醴酪事則以清明前寒食爲因子推而設者誤或自西晉始而陸翽等又承其誤也

三月巳日謂之上巳

詩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太平御覽稱韓詩章句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渙渙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祓除後漢書注稱韓詩辟君章句又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蒐續鬼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共往也 漢書孝

卷九十四集卷第一

十

武衛皇后傳帝祓灞上還注應劭曰祓除也今月上巳祓禊是也 風俗通云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于水上鬻潔之也 續漢書禮儀志三月上巳日宮人並禊飲于東流水上 沈約宋書禮志案周禮女巫巫掌歲時祓除鬻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 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士民並出江渚池沼間爲流杯曲水之飲是日取昆麴汁蜜和粉謂之龍舌料以厭時氣注論語云莫春浴乎沂則水濱祓禊由來遠矣 太平御覽稱崔寔四民月令三月三日及上除采艾及柳絮 文選注稱梁蕭子顯云舊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洗絜之

也已者社也言祈介社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
修事于水側禱祀以祈豐年 按沈約云自魏以後但
用三日不用上巳今攷魏以前亦有用三日者東晉云
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是也魏以後亦有用上巳者元
和郡縣志潤州上元縣鍾山江表上巳常遊于此又張
華集有上巳篇潘尼上巳日帝會天淵池作詩阮瞻上
巳日作賦等是也

四月謂之雩月

左傳龍見而雩劉昭續漢書禮儀志注稱服虔云大雩
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龍角亢也謂四
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

夏小正四月越有大旱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
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大雩
帝鄭康成注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
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正義凡正
雩在周之六月 通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
帝 按周制雩皆在四月故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
秋大雩非正也若月令仲夏之雩在周已屬秋矣疑秦
時雩始用五月月令係秦制非周制故鄭康成等均譏
其失也自秦以後雩祭亦類皆用四月續漢書禮儀志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掃
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劉昭注四

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後魏書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雩北齊亦以孟夏龍見而雩隋制若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行七事通典引唐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是矣

五月十五日謂之五日前十日謂之端午

夫戴禮記偃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又云蓄蘭爲沐浴也 文子上德篇蟾蜍辟兵愁在

五月之望按古人五日皆當是十五日今楚俗亦以十五日爲大端陽初五日爲小端陽 續漢書禮儀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爲門戶飾以難止惡氣 藝文類聚稱周處風土記曰仲夏端午烹鷺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葉裹黏米煮熟謂之角黍按此則魏晉以來已用初五日爲五日 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四民並蹋百草又有鬥百草之戲採艾以爲人縣門戶上以禳毒氣以五采絲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取鵲鴝教之語 北堂書鈔稱提要錄云五月五日午時爲天中節 按俗謂五日始于屈原非也今攷五日之名見於經者一

夏小正是也見于諸子者一文子上德篇是也見于傳
記者二田文母嬖五月五日生文父勅令勿舉之後母
私舉文長成童以實告之又鄴中記及琴操皆云介子
推以五月五日死世人謂之忌日此數事皆在屈原之
前又屈原之事始見于續齊諧記既不足憑又云楚人
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年長沙歐
回見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日嘗見祭甚善但常患
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采絲縛
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依言後乃復見稱感今人五
日作糉子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是汨羅之遺風也按風
土記菰葉裹黏米本取陰內陽外包裹之象所以贊時
也若云爲原而作則五日煮肥臠又何說焉又荆楚歲
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命
舟楫以拯之而下復引越地傳云競渡起于越王句踐
是日競渡采雜藥夏小正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一競
渡也旣以爲采藥而設又以爲弔屈原而設一書記載
已復不同何能傳信竊謂五日競渡古人風俗如此非
因采藥亦非爲屈原藝文類聚稱會稽典錄女子曹娥
者會稽上虞人父能絃歌爲巫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
于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而歲時記稱邯鄲淳曹娥
碑又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則東
吳之俗五月五日又似爲伍君及婆娑神與屈原復無

所涉是又可不必置論矣

夏至後第三庚謂之伏日

史記秦本紀德公二年初伏集解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正義曰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公爲之故云初伏伏者隱伏避暑暑也歷忌釋曰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火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初學記稱陰陽書云從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後伏謂之三伏曹植謂之三旬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六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注漢官

卷九十四

十

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他事風俗通曰戶

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荆楚歲時記六月伏日

竝作湯餅名爲辟惡注魏氏春秋何宴以伏日食湯餅

取巾拭汗面色皎然乃知非傅粉則伏日湯餅自魏已

來有之初學記稱崔寔四民月令初伏日薦麥瓜于

祖禰按夏小正六月煮桃傳煮以爲豆實也蓋卽後

世薦麥瓜食湯餅之始也

孟秋第七日謂之七日又謂之良日亦謂之七夕

初學記稱崔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麴合藍丸及

蜀漆丸暴經書及衣裳歲華紀麗稱風俗通織女七

夕當渡河使鵲爲橋北堂書鈔稱周處風土記俗重

七月初七是夜灑掃于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織女言此二星辰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有光耀五色以此爲徵應見者便拜而願乞富乞壽無子乞子惟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頗有受其祚者又云魏時人或問董勛云七月七日爲良日飲食不同于古何也勛曰七月黍熟七日爲陽數故以糜爲珍今此日惟設湯餅無復有糜矣荆楚歲時記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注戴德夏小正云是月織女東向蓋言星也春秋斗運樞云牽牛神名畧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史記天官書曰是天帝外孫

傳元擬天問曰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此則其事也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又云是夕人家婦女結采縷穿七孔鍼或以金銀鍮石爲鍼陳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于瓜上則以爲符應按俗謂七月七夕爲牽牛織女而設非也今攷七日之名見于淮南子及萬畢術漢武帝故事列仙傳等書皆不言及牽牛織女之事其以爲二星辰當會于此夕者始見于風俗通傳元擬天問及周處風土記吳均齊諧記等書而宋南平王鑠及謝惠連遂有七夕詠牛女詩此後七夕遂專屬之于牛女矣無論風土記等所錄皆荒誕不經卽謂神仙迂怪之言可信則事在魏晉以前者已不止一事

請畢述之北堂書鈔稱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于承華殿齋其日或有烏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有二青鳥如烏夾侍王母旁也又云王母遣青衣語帝曰七月七日王母暫來帝于其日修除宮掖燔百和之香然九光之燈則謂七日從王母起可藝文類聚稱列仙傳陶安公者六安治鑄師也以七月七日乘赤龍仙去又云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二十餘年後于山中謂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是日果乘白鶴駐山嶺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入數日而去則謂七日屬陶公王子喬亦可

初學記稱神仙傳云吳蔡經去家時已老還更少壯頭髮皆黑爲家中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至期日王方平果來一又云七月七日麻姑當來可取數百斛酒飲之至期王方平偕來乘羽車駕五龍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是七日屬之麻姑王方平亦可太平御覽稱漢武帝故事景帝王美人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武帝于猗蘭殿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云在宮時見戚夫人侍高祖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演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連愛一云漢采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鍼于開襟樓云云皆不及牽牛織女之事明七月七日日月皆屬陽古人以之爲良會後遂附會爲牽牛織女事也夏

小正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後人因此附會矣

七月望前一日亦謂之禊日

宋書禮志今三月上巳祓于水濱又或用秋漢書八月祓于霸上劉禎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

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

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枚乘七發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于廣陵之曲江 李善注稱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 荆楚歲時記八月十四日民並以朱水點兒頭額名爲天灸以

卷施閣齋集卷第一

十七

厭疾又以錦綵爲眼明囊遞相贈遺按中秋節唐初尚未盛行故虞世南歐陽詢徐堅等作類書歲時部皆未列入若唐以前八月十五日見于史傳者惟隨書新羅國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各賞以馬布及武夷山記八月十五日武夷君與魏真人等會山頂宴集數事而已

季秋第九日謂之重陽又謂之重九又謂之九日

北堂書鈔稱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于長久故享燕高會白六帖稱魏文帝書又云日月並應故曰重陽 晉書禮志九月九日馬射或說曰秋金之節講武習

射象立秋之禮也 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相傳自古莫知其由 荆楚歲時記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飲宴注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 按北堂書鈔稱孫瑞奏事云興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賜公卿近臣飲宴今攷孫瑞當作士孫瑞脫一士字後漢書獻帝紀興平二年十一月王師敗績衛尉士孫瑞等始爲李傕郭汜所殺則九月中瑞尚在也杜公瞻云九日宴會自漢至宋未改所云漢蓋卽指此而言則九日節始盛于漢末可知 又按古人

每以隻月爲盛會除正月一日爲歲首不計外如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其日月皆應陽數故古人于此日讌集出遊其制蓋仿于三代自漢以後遂各附會其說並非也 又按今人以五月五日爲競渡節九月九日爲登高節不知古人每值佳日無不可泛舟無不可登高荆楚歲時記人日登高賦詩陪陽休之亦有人日登高詩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隋書文帝嘗于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玉燭寶典元日至晦日今並酺食度水荆楚歲時記元日至月晦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樂蔡邕月令章句暮春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以薦寢廟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輿地

記齊武帝起層城觀七月七日宮人多登之稽含有七月七夕登高詩又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是五日不特可以泛舟并以登高矣

冬至後第三戌謂之臘日其夕謂之臘夕亦謂之臘夜

說文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 廣雅臘索也 左傳虞

不臘矣杜預注臘歲終祭衆神之名 禮記月令孟冬

之月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康成注臘

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 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二年

初臘正義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索隱云蓋從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

卷九 文前集卷第九 十九

也 風俗通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漢曰臘

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又云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

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

氣也 初學記稱高堂隆魏臺訪議曰詔問何以用未

祖丑臘臣隆對曰按月令孟冬十月臘先祖五祀謂薦

田獵所得禽獸謂之臘又師說王者各以行之盛祖以

其終臘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

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行之

君以戌祖辰臘今魏據土德宜以戌祖辰臘也 又云

漢火德火衰于戌故以戌日爲臘魏土德土衰于辰故

以辰爲臘晉金德金衰于丑故以丑爲臘按此則魏蓋

先用丑日臘至隆議後始改用辰耳晉宋舊事引魏名臣大司農董遇議又云土行之君故宜以未祖以丑臘爲得盛終之節不可以戌祖辰臘云江表傳吳以爲土行用未祖辰臘通典宋水德王祖以子臘以辰晉書隱逸范喬傳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喬往喻曰卿節曰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藝文類聚稱養生要術十二月臘夜令人持椒卧井旁無與人言內椒井中可除溫病荆楚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爲臘日諺語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其日並以豚酒祀竈神按據月令則臘本在孟冬之月疑始皇三十一年改臘曰嘉平始移至十二

月也高誘注呂不韋書今人臘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蔡邕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役人燕飲也續漢書禮儀志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四分律音義臘歲終祭神之名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也蓋自秦以後臘皆在十二月矣惟後周遵古制以建亥之月臘通典隋初因之亦以孟冬下亥禘百神開皇四年詔曰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大禘可也後周以夏后之時行姬氏之禘考之前代于義有違其十月行禘者止可以十二月爲臘是反以建亥之月臘爲非可云不考古矣至以十二月八日爲臘日則又自荆楚歲時記始迄今皆因之故俗皆云臘八亦若今人定

以二月二日爲社日也又今人祀竈又率以月之二十四日

臘明日謂之初歲又謂之小歲

史記天官書臘之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酒發陽氣故曰初歲 藝文類聚稱晉博士張亮議曰臘接也臘明日爲初歲秦漢以來有賀此皆古之遺語也 太平御覽稱崔寔四民月令臘明日更新謂之小歲敬酒尊長修賀君師 又稱徐爰家儀曰蜡本施祭故不賀其明爲小歲賀稱初歲福始慶無不宜又云小歲之賀旣非大慶禮止門內

歲盡日謂之除夕又謂之歲夕又謂之除夜

卷之四十一

十一

禮記月令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 張衡東京賦曰卒歲大儺 晉書循吏曹攄傳歲夕攄行獄 荆楚歲時記歲暮家家具肴藪詣宿歲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飲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則棄之街衢以爲去故納新也 事文類聚稱風土記云除夜祭先竣事男女聚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 北齊書季冬晦日選人子弟赤幘阜禱衣執鼗鼓百二十人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戌夜三唱開諸里門

冬至後四十六日而立春

周書時訓解立春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 按諸書所引易通卦驗說與時訓解時有

不同今以月令呂不韋等書攷之當以時訓解爲準

淮南王書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核天文訓所言皆本孝經緯又按太平御覽稱皇覽逸禮距冬至四十五日天子迎春于東堂初學記稱孝經緯周天七衡六間曰立春又稱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宋均注條風者條達萬物之風孝經鉤命決曰立春勅門闌無關鑰以迎春之精續漢書禮儀志立春之日下寬大書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按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注月令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卽此詔之謂也荆楚歲時記立春之日悉剪綵爲燕戴之帖宜春二字

後十五日爲驚蟄漢曰雨水

周書時訓解驚蟄之日獮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艸木萌動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按漢始以雨水爲正月節漢書律厯志營室十四度驚蟄注今曰雨水降婁初奎五度雨水注今曰驚蟄是也

又十五日爲雨水漢曰驚蟄

周書時訓解雨水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

林鐘

又十五日爲春分

周書時訓解春分之日元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絀賓周禮春分之日祭馬祖按說文龍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馬龍之屬故以始登天之日祭之也晉書禮志武帝泰始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太平御覽稱齊民月令曰春分不殺

又十五日爲穀雨漢曰清明

周書時訓解穀雨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鴛又五日虹始見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按劉歆三統歷穀雨三月節清明中與時訓解同而淮南王書等清明在穀雨之前故漢書歷律志大梁初胃七度穀雨注今日清明昴八度清明注今日穀雨是也

又十五日爲清明漢曰穀雨

周書時訓解清明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周書周月解春三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孔晁注舊作雨水春分穀雨非古法也史記律書云清明風居東南維楚辭九懷季春兮陽陽王逸章句

三月溫和氣清明也

又十五日爲立夏

周書時訓解立夏之日螻蟴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
王瓜生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
故曰有四十五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鐘

又十五日爲小滿

周書時訓解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
小暑至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蔟
三禮義宗小滿爲中者物之生長小得並滿故以小
滿爲名也

又十五日爲芒種

周書時訓解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鳩始鳴又五日
反舌無聲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
呂 三禮義宗五月芒種爲節者言時可以種有芒之
穀故以芒種爲名 宋書循吏阮長之傳時郡縣田祿
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
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
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
又十五日爲夏至

周書時訓解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
半夏生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
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 北堂書鈔稱孝經緯曰

周天有七衡夏至日在內衡 又稱春秋感精符曰冬
至日成天文夏至日成地理 續漢書禮儀志曰夏至
是日浚井改水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井水躍故于是
日改水 三禮義宗夏至爲宗者至有三義一以明陽
氣之至極二以助陰氣之始至三以明日行之兆故謂
之至也 荆楚歲時記夏至節日食糴是日取菊爲灰
以止小麥蠹

又十五日爲小暑

周書時訓解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辟又五
日鷹乃學習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
大呂 三禮義宗六月小暑爲節者此以相形爲名形
大暑故謂之小暑六月之初暑氣熱未極故以小爲名
大暑爲中者自十一月一陽爻上從地而出至此之時
方始上徹陽氣併出以上大暑旣極故暑爲中

又十五日爲大暑

周書時訓解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
又五日大雨時行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
音比大蔟 通典後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
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月令 周書周月解夏
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

又十五日爲立秋

周書時訓解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

寒蟬鳴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
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鐘 三禮義
宗七月立秋之言湫縮之意

又十五日爲處暑

周書時訓解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
五日禾乃登按月令呂氏春秋並作農乃登穀 淮南
王書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 國語處暑之
既至蟲蟻之既多

又十五日爲白露

周書時訓解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元鳥歸又五日
羣鳥養羞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

仲呂

又十五日爲秋分

周書時訓解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戶又
五日水始涸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
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姪賓 文子曰老子爲天地之
氣莫大于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
而成

又十五日爲寒露

周書時訓解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爲
蛤又五日菊有黃華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辛則寒
露音比林鐘

又十五日爲霜降

周書時訓解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 周禮正義稱韓詩古者霜降逆女冰泮而止

周書周月解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

又十五日爲立冬

周書時訓解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蹠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按易通卦驗立冬不周風至水始冰而符瑞圖云立冬北方廣莫風至今攷淮南王書廣莫風後不周風四十五日乃至符瑞圖說誤也

卷之四 禮記集解卷第一

七

又十五日爲小雪

周書時訓解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 三禮義宗十月小雪爲中者氣序轉寒雨變成雪故以小雪爲中

又十五日爲大雪

周書時訓解大雪之日鳴鳶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鐘 歷義疏大雪十一月節月之初氣也言大陰之氣以大水凝爲雪故曰大雪

又十五日爲冬至又謂之亞歲

周書時訓解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

水泉動 淮南王書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鐘 續漢

書禮儀志冬至鑽燧改火 北堂書鈔稱孝經緯冬至

日在外衡牽牛之初 說文冬至斗指子夜半時加午

者也 宋書禮志冬至朝賀享祀皆如元旦之儀又云

其儀亞于歲朝按魏晉時則有大小之別元旦稱大會

冬至稱小會亦見晉宋二書禮志 歷義疏冬至十一

月之中氣也言冬至者極也太陰之氣上干于陽太陰

之氣下極于地寒氣已極故曰冬至 北堂書鈔稱西

域諸國志云天竺十一月十六日爲冬至則麥秀十二

月十六日爲臘則麥熟

又十五日爲小寒

周書時訓解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

雉始鳴按淮南天文訓冬至鵲始巢與時訓解稍異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 三禮義

宗十二月小寒爲節者亦形于大寒故謂之小言時寒

氣亦未是極也

又十五日爲大寒

周書時訓解大寒之日雉始乳又五日鷺鳥厲疾又五

日水澤腹堅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

無射 三禮義宗大寒爲中者上形于小故謂之大十

一月一陽爻初起至此始徹陰氣出地方盡寒氣併在
上寒氣之逆極故謂大寒也 周書周月解冬三月中
氣小雪冬至大寒

卷之九

三九

曾孫用懃校刊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三

陽湖洪亮吉學

釋舟

兪謂之舟

說文舟船也毛傳兪空木爲舟也从人从舟从匕匕水

也按或作輪俗字 方言自關而東或謂之舟 釋名

舟言周流也 按淮南王書汜論訓乃爲窳木方板以

爲舟航高誘注窳空也兪窳二字音義並通故徐鍇說

文繫傳云人者取二合之義音兪猶窳穿之義會意是

也

通名謂之梭

卷施閣文甲集卷三

說文梭船總名王篇同徐鉉等曰今俗別作般非是

漢書溝洫志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梭按吳越春秋句

踐歸國外傳晉竹十稜注稜當作梭漢書溝洫志漕船

五百梭是梭又通作梭兼作稜說文稜水槽倉也義亦

通 藝文類聚稱太公六韜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尚

爲後將以四十七梭船濟于河

又謂之船

說文船舟也按此即轉注字 方言舟自關而西謂之

船 釋名船循也循水而行也 藝文類聚稱韻集曰

船船也按船即船之重文字書或分爲二非

又謂之舩又謂之舩

爾雅舩我也說文同義闕 廣雅舩舟也 玉篇舩天

子稱 按淮南王書欲與物接而未成舩兆者也文選

注稱許慎注舩兆也舩兆當屬轉注字故名舟爲舩又

謂之舩又廣韻云舩古文作舩則或从剡木爲楫之義

制字故从舟也易剡木爲楫剡本亦作揆

又謂之舩

廣雅舩舟也按舩字說文玉篇並無當作舩古字通也

又謂之舩

廣雅舩舟也 華嚴經音義稱通俗文吳船曰舩廣韻

同 玉篇舩船小也 按荊州記湘州七郡大舩所出

皆受萬斛又水經注贛水又逕谷鹿洲舊作大舩處宋

卷施閣文集卷三

臧質石城樂亦云大舩載三千漸水丈五餘是舩亦不

僅小舟也

又謂之舩

廣雅舩舟也 玉篇吳船也又舩艘按當從說文作舩

又謂之舩

漢書古今人表晉舩人固來 廣雅舩舟也玉篇同

又謂之舩

廣雅玉篇並舟名 瓊州圖經文昌縣有焚艘山近大

海漢樓船將軍楊僕征黎至此焚船登岸故名按故書

無艘字疑土人合樓船二字爲一 後人遂制此字矣吳

越春秋越有樓船卒漢武帝秋風辭泛樓船兮濟汾河

則樓船之制自昔有之通典又云樓船船上建樓三重
又謂之艘又謂之舩舩

廣雅玉篇並舟名

又謂之餘皇

左傳昭公十七年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廣雅

玉篇餘艘並舟名又云艘吳舟 郭璞江賦漂飛雲運

餘艘 抱朴子餘艘鷁首涉川之良器也 按說文無

餘艘二字始見新附今仍從左傳作餘皇艘又別作舩

又謂之舩縮

方言舩謂之舩縮小舩縮謂之舩按舩爲小舟則舩縮

之制當在大小之間 廣雅舩縮舟也玉篇同 宋書

卷九十四 通雅卷三

三

吳喜傳從西還大舩小舩爰及草舩錢米布絹無船不

滿 通異名 類篇舩縮大舟按舩當即舩字

又謂之舩又謂之舩又謂之舩又謂之舩又謂之舩

王篇有 廣韻舩小船上安蓋者 按淮南王書修務

訓水斷龍舟高誘注龍舟大舟也此舩字疑合二字爲

一 隋書亦以戰舩爲水龍王篇又有舩字云以竹葉舩

船也疑亦舩字重出或又云舩即舩今附記于此

又謂之舩

按疑亦合吳舟二字爲一

又謂之舩又謂之舩又謂之舩又謂之舩

玉篇又別出舩字非

又謂之艤又謂之舳又謂之舫又謂之舩又謂之舫

又梁江淹詩方水理金艘 以上並見王篇

又謂之柁

王篇柁船名

舩謂之舩

見廣雅 五戒相經音義稱埤蒼舩舩也亦名舩 王

篇舩舩也又船舩廣韻同 王逸楚詞章句舩舩也洪

興祖補注舩船邊也 北堂書鈔稱會稽典錄楊橋上

諫曰臣聞之魯子扣舩易水魚聞入淵鳥驚參天 郭

璞江賦詠采菱以叩舩按此皆興祖所據

卷九 文音集卷三

舩謂之桃

見廣雅 王篇舩船也按今以船旁木爲桃亦作牘

長而薄者謂之舩

見方言 廣雅舩舟也 王篇舩艇船

短而深者謂之舩

見方言郭璞今江東呼舩舩者王篇同 廣雅舩舟也

王小爾雅艇之小者曰舩 梁書羊侃傳初赴衡州于

兩舩舩起三間通梁水齋

又謂之舩

集韻舩船短而深也 陳書侯景傳景乃以舩舩貯石

沈塞淮口 資治通鑑侯景召石頭津主張賓使引淮

中般舫及海幢

小而深者謂之舫

方言小而深者謂之櫟郭璞即長舫也按舫舫舫本一

字蓋正作舫通作舫今玉篇又別出櫟櫟二字益非疑

又方言本亦後人依玉篇追改也今姑隨其義兩列

大舟謂之櫟

又說文櫟海中大船徐鉉曰今俗別作筏非是 廣雅櫟

舟也 玉篇櫟大船也 華嚴經音義稱通俗文筏作

櫟韻集筏作櫟同扶月反按櫟筏皆俗字並當作筏又

別見

又謂之櫟

說文櫟江中大船名 廣雅櫟舟也 玉篇櫟大舟也

按櫟俗字當作櫟 方言東南丹陽會稽之間謂櫟爲

櫟按方言櫟爲小舫櫟與櫟同則櫟亦不盡是大舟矣

又別見

又謂之般

大方言般大也 玉篇般大船餘別見

又謂之舫

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舫 玉篇舫船也 左

思蜀都賦宏舫連舳李善注大船曰舫 按三國吳志

董襲傳襲乘大舫船突入蒙衝南齊書王敬則傳高道

慶乘舫船于江中迎戰此舫爲大船之證然裴松之注

引江表傳劉備乘單舸往見周瑜風土記船舸單乘是單船亦謂之舸也說文無舸字見徐鉉新附

又謂之艫

廣雅艫舟也 王篇艫大船也

又謂之船

華嚴經音義稱呂忱字林船大船也今江南泛海船謂之船昆侖及高麗皆乘之大者受萬斛也 又稱埤蒼

船大船也王篇同

又稱通俗文晉船曰船

初學記引無船字

大者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

按水經注孫權裴大船

名之曰長安亦曰大船是矣俗別作舩非

又謂之舩又謂之舩

王篇舩並大船

集韻舩兩槽大船

梁元帝吳趨

行何時乘舩歸按別作舩非是

陳書侯安都傳坐舩

內墜于櫓井時以爲不祥又王子晉等乃僞以小船依

舩而釣

又謂之舩舩

廣雅舩舩舟也王篇同

集韻舩舩大舩也

北堂書

鈔豫章城西有舩舩

水經注作谷鹿

即呂蒙作舩舩大舩處

按吳志呂蒙襲鬬羽至尋陽盡伏其精兵于舩舩中是

舩舩又通作舩舩

又稱楊泉物理論夫工匠經涉河

海爲舩舩以浮大川

通異

太平御覽稱雜字解詁曰

舩舩雜船也

小舟謂之刀

毛詩河廣云魯不容刀鄭康成箋云小船曰刀按詩正義及釋文並云說文作舸今攷說文無舸字疑陸德明等誤記釋名玉篇諸書為說文也餘類此尚多姑附記于此 釋名三百斛曰舸舸貌也貌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按近人校釋名誤以說文之舸合舸不知說文之舸从剛省讀若元音既不同且此云安不傾危而說文云舸船行不安也義亦相反今別見又詩正義引說文云舸小船未知何本 廣雅舸舟也

初學記稱埤蒼舸吳船也音雕 集韻或作舸通作刀

或作舸廣韻舸吳船 按一切經音義引方言小船舸

卷施閣文集卷三

七

謂之艇郭璞曰艇舸也音刀與今本方言異或別有所

據但刀係正字舸船舸皆刀之別字耳 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引

釋名舸皆作舸 玉篇舸小船也

又謂之艇

方言小舸謂之艇郭璞今江東呼艇小底者也 玉篇

艇小舟也按別作舸非是

又謂之艇

方言艇謂之舸舸小舸舸謂之艇郭璞舸也 釋名二

百斛以上曰艇其形徑挺一人二人所行者也按說文

無艇字應作挺為是 廣雅艇舟也 北堂書鈔稱說

文云艇小舟也形狹而長按艇字見說文新附然北堂

書鈔引說文如此則鉉或別有所本 小爾雅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謂之舩 高誘淮南王書注蜀艇一板之舟若今之豫章是也

又謂之舩

方言小而深者謂之楪郭璞即長舩也 廣雅舩舟也

玉篇舩小船也 舩同 馬融廣成頌連舩舟李賢注

舩小舟也 傅元正都賦越舩泛吳榜浮

又謂之舩

玉篇舩小船也 按宋書武帝紀盧循有八舩艦九枚

起四層高十二丈又垣護之隨王元謨入河虜悉已牽

元謨水軍大舩連以鐵鎖三重欲以絕護之還路是舩

亦大小兼有不盡屬小船也宋書恩倖傳論又云南金

百囊來悉方舩 按說文無舩字疑即漕字之別說文

漕水轉穀也一曰人之所乘及船也宋書云水軍大舩

與玉篇廣韻水運爲漕之說亦合後人或去水加舟耳

又謂之麗

玉篇麗小船也 莊子秋水篇梁麗不可以衝城司馬

彪注梁麗小船也 按裴松之三國志王朗傳注稱獻

帝春秋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

至朗對策使者云獨與老母共乘一櫂流矢始交便棄

櫂就俘云云亦櫂爲小舟之證麗櫂古字通佛本行讚

經音義亦云攬小船也攬當屬櫂字之別

又謂之舠

玉篇舠小船也 梁書王僧辯傳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于岸挑戰又以舠舠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按玉篇無舠字當作鳥了鳥蓋言其小也

又謂之幹舟

高誘淮南王書注幹舟小舟也 通異 名 一曰大舟

又謂之舠舠

廣雅舠舠舟也 玉篇舠舠小舟也 按南齊書張敬兒傳敬兒乘舠舠過江遇風船覆又云上與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宴舠舠流至御坐前覆沒此可證舠舠皆小舟

戰船謂之蒙衝

釋名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也 廣雅蒙衝舟也 玉篇蒙衝戰船按字當作蒙衝 吳志董襲討黃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又周瑜逆曹公于赤壁部將黃蓋取蒙衝門艦數十校實以薪草 陳書侯瑱傳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賊艦 通異 名 廣韻蒙衝短船名

又謂之舠艦

廣韻稱字林舠艦水戰船 玉篇舠艦戰船也 按廣雅作舠艦或以字近而誤

又謂之斥候

釋名五百斛以上還有小屋曰斥候以視敵進退也

軍行在前謂之先登

釋名軍行在前曰先登登之向敵陳也 初學記稱晉

令水戰有飛雲船蒼隼船先登船飛鳥船劉逵云飛雲

蓋海吳樓船名按此類異名尚多不能悉錄附記于此

置戈船下謂之戈船

張晏漢書注越人于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

戈于船下因以爲名也按臣瓚引伍子胥書有戈船以

載于戈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戈船三百艘則戈船

之制不始于漢

輕舟謂之艫

玉篇艫輕船廣韵同

又謂之艫

宋書鄧琬傳劉胡遣陳紹宗陳慶率輕艫二百大艦五

十出鵠尾外挑戰 南齊書柳世隆傳輕艫一萬 隋

書來護兒傳楊素令護兒率數百輕艫徑登江岸 戴

嵩釣竿篇蕖花表小艫 按此篇所収字至玉篇而止

唯艫等字以已見宋齊梁陳等書故亦錄入疑屬艫

字之別也又今本類書引方言南楚呼艫曰標今方言

無此語

輕疾者謂之赤馬

釋名輕疾者曰赤馬舟其體正赤疾如馬也 崔豹古

今注孫權時名舸爲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小舟名

馳馬 北堂書鈔稱江表傳孫權名舸爲馬言飛馳如馬之走陸地也又稱杜預表長史劉循治洛陽以東運渠嘗用赤馬 按劉熙亦漢末三國時人所云赤馬舟當即指孫權所造而言抱朴子水馬飛鳧義亦同

子船謂之艘

玉篇艘子船

通異集韻覆船具亦曰解

合木船謂之舸又謂之艘

廣雅艘舸舟也 初學記稱周遷輿服雜事其人欲輕行則乘海舸合木船也 廣韻艘合木船

編竹船謂之箒

玉篇箒竹長千丈爲大船也生海畔

運舟謂之舸

玉篇舸運船也廣韻同又廣韻云艘釣船也附錄于此海中舟謂之艘

見上 玉篇艘海中大船也汭也亦作艘按玉篇分艘艘爲二字非下櫂艘亦同

又謂之艘

見上 藝文類聚稱韻集艘海大船也

又謂之舸

見上 廣韻海中大船 集韻蠻夷泛海舟曰舸

又謂之霽

玉篇霽海船也

又謂之艫又謂之艮

初學記稱種蒼云海中大船曰艫 玉篇艫海船也

艫船也 廣韻艫海中大船 艫海船名

江中舟謂之櫂

見上 按初學記稱說文曰江中舟曰櫂音禮蓋卽蠡

字之誤 玉篇蠡江中大船也 又作蠡

又謂之舩

見上 廣韻對艦江中大船 按艦又舩字之別 禮部韻

略舩字下引廣雅舩舩舟今考廣雅亦無舩字 惟艦字

曹憲音滔韻略蓋因此誤也 廣韻亦無此字

舟飾謂之舩又謂之舩

玉篇舩舩舟飾也 按廣韻無舩舩二字

載多謂之舩

玉篇舩音富 類篇船載多也 按此蓋望文生義 因玉

篇有此字故錄入之

編木渡謂之泚

詩周南不可方思 毛傳方泚也 釋文泚本亦作泚 又作

桴或作桴 又作桴 按廣雅玉篇又作桴皆俗字 說文

泚編木以渡也 玉篇同 楚辭九章乘汜泚以下流 王

逸章句編竹木爲泚 楚人曰泚 秦人曰撥也 三國吳

志徐夫人傳伐蘆葦以爲泚 佐船渡軍 裴松之注音敷

泚謂之箬

見方言 廣雅箛箎也玉篇作箎又作箛詩釋文稱郭璞云木曰箛竹曰箎小箎曰汭 華嚴經音義今編竹木以水運爲箛秦人名箎江東名箛又云北人名箎南土名箛義同 北堂書鈔又稱東觀漢記張堪爲蜀郡太守公孫述擊之三百人斫竹爲柁渡水遂免是字又作柁 後漢書岑彭傳乘枋箎下江關鄧訓傳縫革爲船置于箎上以渡河李賢注箎木箎也 桉說文無箛字今從後漢書作箎

箎謂之箎

方言箛謂之箎箎秦晉之通語也 馬融論語注桴編竹木大者曰箎小者曰桴 玉篇箎箎也桉撥箎二字

卷施閣文集卷三

十三

廣雅玉篇已皆兩收今故隨其義分列之又太般涅槃經箎又作箎元應注經文从木作箎非體也韻集又作箎撥義亦通通典軍行渡水又有蒲棧葦棧

箎中謂之薦

方言江淮家居箛中謂之薦音荐疏證荐各本誤作箎今訂正

汭之小者謂之桴

馬融論語注小者曰桴韋昭國語注同 長阿含經音

義小桴曰桴也

水中浮木謂之查

玉篇查水中浮木也 王嘉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

見方言。廣雅籜箬也。玉篇作箬。又作籜。詩釋文稱郭璞云木曰籜。竹曰箬。小箬曰汭。華嚴經音義今編。竹木以水運爲籜。秦人名箬。江東名籜。又云北人名箬。南土名籜。義同。北堂書鈔又稱東觀漢記張堪爲蜀郡太守。公孫述擊之三百人斬竹爲棹。渡水遂免。是字又作棹。後漢書岑彭傳乘枋箬下江關。鄧訓傳縫革爲船。置于箬上以渡。河李賢注。箬木箬也。核說文無籜字。今從後漢書作箬。

箬謂之箬

方言籜謂之箬。箬秦晉之通語也。馬融論語注。桴。編竹木大者曰桴。小者曰箬。玉篇箬箬也。按撥箬二字。

卷施閣文集卷三

三

廣雅玉篇已皆兩收。今故隨其義分列之。又大般涅槃經。箬又作箬。元應注。經文从木作箬。非體也。韻集又作撥。義亦通。通典軍行渡水。又有蒲箬葦箬。

箬中謂之薦

方言江淮家居籜中謂之薦。音荐。疏證荐各本誤作符。

今訂正

汭之小者謂之桴

馬融論語注。小者曰桴。韋昭國語注。同。長阿含經音。

義。小汭曰桴也。

水中浮木謂之查

玉篇查水中浮木也。王嘉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

西海 棧又作檣又作槎並非又廣雅玉篇艦字當卽槎字之別今姑從其義兩列

併船謂之方

爾雅舫舟也郭璞注併兩船釋文引樊光本舫作坊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又作沝云方或从水按太平御覽稱說文又作舫云併兩船也北堂書鈔同是方亦通作舫 戰國策方船積粟循江而下 史記酈食其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司馬貞索隱云方船爲並舟也按此知舫古皆作方然張儀列傳舫船載卒小司馬又云舫音方是二字又可互通 大般涅槃經音義稱通俗文連舟曰舫併兩船也玉篇亦同 後漢書岑彭傳乘枋篲下江關李賢注枋卽舫字古通用 北堂書鈔稱王隱晉書顧榮紀瞻被徵行至彭城見王路塞絕遂解舫爲單舸而歸王濬傳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 宋書臧質傳明旦賊更方舫爲柁 按晉書戴淵傳陸機在舫屋上遙謂淵王廙傳倚舫樓長嘯是則舫制亦如艦上有屋并有樓也

方舟又謂之航

說文航方舟也徐鉉曰今俗別作航非是 方言舟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戴震疏證後漢書文苑傳北航涇流注航舟度也方言自關而東或謂舟爲航說文航在方部今流俗不解與航字相亂誤也 淮南王

書主術訓大者以爲舟航高誘注方兩小船並濟爲航
航同又汜論訓云乃爲窰木方板以爲舟航注舟相連
爲航也又說林訓釣魚者泛杭注杭航通 棹集韻舩
方舟也羣書無此字惟釋文首序云吳興大舩頭蓋又
屬航字之別今考航杭雖各剖然古人率皆通用如漢
書地理志餘杭縣吳興記云秦始皇舍舟杭于此因以
爲名以迄淮南王書等是矣航旣旣之別字若作舩則
又別之別耳 又按晉書五行志海西公太和六年六
月京師大水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據此則航
卽今之浮橋不止並兩船也水經注浙江水下剡縣西
度通臨海併二十五船爲橋航故蔡謨傳云蔡公過淨
航脫帶腰舟長也宋書臧質傳賊更方航爲柁水經注
成固縣城北水舊有柁是也然又有單船謂之航者水
經注浙江水下云剡縣東南二度通臨海並泛單船爲
浮航

又謂之濶

說文濶小津也一曰以船渡也 方言方舟謂之濶王
篇同郭璞揚州人呼渡津舩爲杭荊州人呼濶 廣雅
濶筏也 太平御覽稱太公六韜天船一名天橫以濟
大水橫濶古字通按成實論音義枕古文橫牘二形今
作枕同古黃反廣雅輪謂之枕枕當卽濶字集韻輪船
前枕也韻會輪翁舟名義亦兩通今仍從說文廣雅分

列而附記于此

船有屋謂之檻

釋名上下重版曰檻四方施版以禦矢石其內如牢檻也 晉書音義稱字林云檻屋船也音檻 玉篇艦板屋舟按說文無艦字今從釋名作艦 陸機辨亡論前驅不過百艦 晉書陶侃傳侃乃以運船爲戰艦又云賊鉤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何無忌傳盧循遣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 北堂書鈔稱義熙起居注盧循新作八艘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按宋書循吏杜慧度傳慧度自登高艦與循合戰放火箭雉尾炬循衆艦俱然一時散潰是也 宋書王鎮惡傳所

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羌見艦沂渭而進艦外不見有乘行船人咸謂爲神張興世傳司徒建安王休仁命沈攸之等以皮艦二十攻賊濃湖 通典鬥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柵與女牆齊此戰船也 緇異藝文類聚稱廣雅云艦大船也按與今本廣雅不同當別有所據

又謂之艫

廣雅艫舟也 玉篇舩小船屋也艫同 太平御覽稱字書船上有屋者曰艫 類篇舟也一曰舟有窗者楚辭九章乘舩船余上沅兮王逸章句舩船船有窗牖者也 淮南王書俶真訓越舩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

誘注舠小船也按舠艦本一字廣韵于舠字下云舟上
有窗艦字下云艦艦有屋舟名蓋誤

其上板謂之覆

釋名其上板曰覆言所覆慮也 按今本作言所覆衆

枕也誤太平御覽引此作覆衆慮又衍衆字今攷首篇

釋天云露慮也覆慮物也知此亦當作覆慮

其上屋謂之廬

釋名其上屋曰廬象廬舍也按別作簷非是

上重屋謂之飛廬

釋名其上重屋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

又其上謂之爵室

釋名又在其上曰爵室於中候望之如鳥爵之警視也

按視今本作示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

引此又作若鳥雀之驚視也

船頭謂之艦

說文艦舳艦也一曰船頭 通異小爾雅船尾謂之艦

玉篇艦在船後按左思吳都賦巨艦接艦庾闡揚都

賦青雀飛艦是艦又通作舟名

又謂之閤間

方言首謂之閤間郭璞今江東呼船頭屋謂之飛間是

也 玉篇五比爲閤又船首之閤

又謂之鵝首

方言或謂之艦船郭璞鷓鳥名也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象也 廣雅艦船舟也 王篇舟頭爲鷓首

又作檻 司馬相如子虛賦浮文鷓張揖曰鷓水鳥也 畫其象于船首 淮南王書龍舟鷓首天子之乘也

按此則字當作鷓首後乃統加舟旁耳又晉書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畫鷓首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是船頭之名鷓首又專以繪鷓于首得名

船尾謂之舳

說文舳艦也漢律名船方長爲舳艦一曰舟尾 方言

後曰舳郭璞今江東呼柂爲舳又云舳制水也 漢書

武帝自潯陽浮江而下舳艦千里注李斐曰舳後持柂

卷施閣文節集卷三

六

處艦前頭刺權處也 通異小爾雅船頭謂之舳按小

爾雅所言正與說文等相反劉逵吳都賦注亦同

又謂之柂

釋名其尾曰柂柂柂也在後見柂曳也且弼正船使順流不使他戾也 王篇舳船尾小梢也木部有柂舟部

有舳並云正船木按舳即柂字今別作柂又作舳並非物原云帝譽作柂櫓夏禹作舳又妄分爲二非也 淮

南王書說林訓毀舟爲舳高誘注舳舟尾按與柂同俗作柂亦作舳皆非 裴松之吳志注江表傳孫權于武

昌新製大船試泛之釣臺時風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權曰當取羅洲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斲工

卽轉舵入樊口 北堂書鈔稱孫放別傳不見船舵平
在後所以正船也 按漢書淮南王安諫擊閩越云舵
舟而入水說文舵曳也則舵當作舵爲是十誦律音義
亦云舵字从手

船前立柱謂之桅

釋名其前立柱曰桅桅巍也巍巍高貌也按桅本又作
椹其前太平御覽引此作船前 玉篇桅船上檣竿

通異 淮南王書說林訓遽契其舟桅高誘注桅船弦板
也

船後木謂之楫

玉篇楫舩舟又木部楫云船後楫木廣韵同 按舩與

卷施閣文集卷三

十九

駐同玉篇于車部載此字云舩車也今湖湘間小舟無
舵者于梢上作孔欲停舟卽從孔中植一木船卽不行
舩舟之義當取此 韻異 玉篇又云楫筏名也

舟中牀以薦物者謂之笭

釋名舟中牀以薦物者曰笭言但有簣如笭牀也南方
人謂之笭突言溼漏之水突然下過也盧學士文昭校
本今船底上有襯板水或浸滯而入其最低者曰水倉
當時去之名曰刮潮與此說合 玉篇笭舟中牀也按
說文笭車笭也與筐通訓是舟車中可以薦物者通得
謂之笭

張幔謂之颿

說文颿馬疾步也从馬風聲徐鉉曰舟船之颿本用此字今别作帆非是按舟之使颿亦如馬之疾步故假借用之 釋名隨風張幔曰帆帆泛也使舟疾泛泛然也按今本帆泛也在隨風之上非又一切經音義兩引此一作隨風張幔曰颿一作隨風張幔曰帆蓋一據說文改也 佛本行集經音義稱聲類云颿船上幔也一云船上帳也又稱三蒼颿船上張布帋也 王篇颿風吹船進也亦作颿帆船上帆也與舩同按據此則帆颿舩皆颿之别字今廣雅别出舩字王篇舟部風部並别出颿字皆非 廣韵帆船上幔也亦作颿 風土記帆從風之幔也施于船前各隨宜大小爲制大者用布一百二十幅高九丈 太平御覽稱韻集云颿船張也又謂之雙又謂之篷

卷施閣文甫集卷三

三

說文柂雙也王篇别作舩艘又作柂雙 廣韵柂雙帆未張又云雙帆也今從說文作雙 王篇篷連船帳也颿柱謂之檣

太平御覽稱埤蒼檣颿柱也俗作檣王篇同按王篇舟部又别出檣字非 北堂書鈔稱王粲浮淮賦建衆檣以成林 郭璞江賦舳舻相接萬里連檣

船旁板謂之柂

王逸楚辭章句柂舩旁板也柂一作棹 王篇柂楫也與棹同按楫柂本二物王篇合而爲一後人皆因之似

誤

又謂之舳又謂之桅

並見上

所以進船謂之櫓

釋名在旁曰櫓櫓櫓也用櫓力然後舟行也 玉篇舳

所以進船也 吳志呂蒙傳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

晉書夏統傳乃操柁正櫓 南史梁呂僧珍見武帝

頗招武猛命多伐材竹未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櫓

數百張 通異 四分律音義櫓船上樓櫓也

又謂之濯

說文楫舟濯也 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屬官有輯濯

卷施閣文用集卷三

三

令丞如淳曰輯濯船官也師古曰輯濯皆所以行船

釋名在旁撥水曰濯濯濯也濯于水中也且言使舟濯

進也 方言或謂之濯郭璞今之濯歌依此名也 楚

辭桂濯兮蘭漿王逸章句濯楫也 後漢書岑彭傳委

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李賢注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記

作濯前漢書鄧通濯船為黃頭郎 大方廣佛華嚴經

音義稱通俗文濯謂之舳 玉篇濯舳也棹同 按說

文無濯字始見新附當係濯字之別玉篇又別出棹舳

字益非

又謂之札

釋名又謂之札形似札也

又謂之楫

易剡木爲楫 詩檜楫松舟毛傳楫所以濯舟也 說

文楫舟濯也按漢書百官表有輯濯令丞師古曰輯讀

與楫同是楫亦可作輯與櫂皆古字通 方言楫謂之

橈 釋名又謂之楫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 淮南

王書七尺之楫而制大舟者因水爲資也 玉篇楫行

舟具也 按楫亦通作杖水經注馮舟自運無杖楫之

勞是也說文攸行水也徐鍇曰支入水所杖義亦同

又謂之楳

玉篇楳鰲別名

小楫謂之橈又謂之拏

卷施閣文集卷三

五

方言楫謂之橈小爾雅同 楚辭蓀橈兮蘭槳王逸章

句橈船小楫也玉篇同 吳越春秋得一橈而行歌道

中注橈小楫也 淮南王書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

者以水爲資高誘注橈刺船棹也一作橈 後漢書吳

漢傳裴露橈船李賢注橈短櫂也按俗作橈非 佛本

行經音義江南櫂大于橈而楫殊小作橈者面向船頭

立撥之作櫂者面向船尾坐撥楫櫂也按此則唐楫

橈之制又與古小異 司馬彪莊子注拏橈也

所以隱濯謂之槳

見方言今本作槳郭璞揺船小槳也江東又名爲胡人

玉篇槳楫屬 按字當作槳物原云顛頊作篙槳者

是也

所以縣濯謂之緝

見方言郭璞繫船頭索也

所以斥旁岸謂之交

方言所以刺船謂之橈

釋名所用斥旁岸曰交一人

前一人還相交錯也

王篇篙竹刺船行也僧祇經音

義亦云篙刺船竹一云刺船竹杖按此蓋望文生義王

篇木部又別出橈字益非方言疑亦後人追改

越絕

書闔閭問子胥曰船軍之備何如子胥荅曰篙工船師

可當君之輕足驃騎也

淮南說林訓以篙測江高誘

注摘船以篙僧祇經音義稱許慎注篙謂刺船竹長二

丈以鐵爲鏃者也

左思吳都賦篙工楫師選自閩禺

按本取相交錯之義故字當作交俗作篙說文新附

云篙所以進船也然此乃王篇艣字義訓不可移訓篙

濯船羽謂之櫂

王篇櫂棹船羽

以板遏水謂之踈牒

王篇踈牒所以遏水也

又謂之業

爾雅大版謂之業說文業大版也

廣韻漾橫水大板

按至篇無漾字此蓋隨文生義以大版在水中故加

水旁今仍作業字而存其義今人呼水中橫板曰淌水

以竹塞舟謂之筓

王篇竹筓以塞舟又作柶云所以塞舟漏也 按今舟人塞漏尚謂之茹船出曜論抒船音義抒漏也又廣雅抒泄出也義並通

維舟謂之鼎

方言維之謂之鼎郭璞繫船爲維

又謂之紼又謂之繹

爾雅紼繙維之紼繹也郭璞注繹索說文紼亂絲也繹繁屬 王篇繹舉船索也或作繹 詩正義稱孫炎曰繹大索也又云舟止繫之于樹木戾竹爲大索李巡又曰繹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

又謂之纜

王篇纜維舟也 吳志甘甯傳勅船人更增舸纜

引舟謂之箒

釋名引舟者曰箒箒作也作起也起舟使動行也按太平御覽引作箒作也起舟使動作也今攷箒字義別當作箒爲是 水經注吳國西十八里有岓嶺山俗說此

山本在太湖中禹治水移進近湖又東及西南有兩小山皆有石如卷箒俗云禹所用牽山也太湖中有淺地長老云是箒嶺山蹠自此以東稍深云是牽山之溝

太平御覽稱纂文竹索謂之箒茅索謂之箒按下箒應作箒 漢鼓吹曲曰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箒 漢書

武帝紀注西南夷尋筏以渡水因號叩筏按此則漢越
嵩郡定柞大柞等縣蓋皆以是得名 魏文帝詩負筏
引船行 玉篇筏竹索也引舟竹筏也又作筏按說文
筏竹索也是筏筏筏三字並通

又謂之縹

釋文稱韓詩曰縹筏也 爾雅縹綬也郭璞注綬繫卽
侍讀晉涵正義筏與綬義同可以起舟使動行

又謂之牽

說文牽引前也 集韻類篇稱字林云緯絞挽舟繩

玉篇牽挽也速也連也 按維舟之索今俗統謂之縹

引舟之繩今俗統謂之緯緯卽牽之別字今挽舟兼有

卷施閣文集卷三

三五

牽引之義故借假用之水經注禹所用牽山齊書張融
權牽船于岸上住北堂書鈔稱語林劉道真于河側自
牽船是也唐人名之爲百丈

又謂之繪

廣韻集韻稱字林繪挽船筏也 按說文玉篇並無此

字疑屬紵字之別說文紵轉也轉亦有挽之義矣

繫舟木謂之楸又謂之杙

爾雅楸謂之棧郭璞注檠也 說文檠弋也弋檠也

詩正義稱李巡曰杙謂檠也 北堂書鈔今繫舟木曰

楸俗加舟作楸 漢書注牂柯繫船杙也 通典軍行

渡水又用挾緝以善游者繫小繩先浮渡水次引大繩

于兩岸立大檣定絙使人扶絙浮渡大軍可爲數十道
又謂之戩

玉篇戈部收戩云船板木弋部又收戩云船左右大木
也 廣韵戩船纜所繫 按戩戩本一字玉篇分爲二
誤今始从廣韵作戩又戩疑亦戩字之別柯一作戩也
又謂之牂柯

常璩華陽國志楚頃襄王時遣莊躄伐夜郎軍至且蘭
楸船于岸而步戰旣滅夜郎以且蘭有楸船牂柯處乃
改其名爲牂柯 裴松之常林傳注稱魏略諸葛瑾攻
圍樊城遣船兵于峴山東斫材牂柯 太平御覽稱異
物志牂柯繫船木也按玉篇別作戩戩非是

候風謂之統

淮南王書若統之候風高誘注候風之羽也楚人謂之
五兩文選注稱許慎云統候風也 玉篇統候風五兩
也

又謂之倪

淮南王書譬若倪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高誘注
倪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 按統與倪字形本相近當
屬一字論語莞爾之莞陸德明釋文又作萑爾是也

又謂之五兩

郭璞江賦峴五兩之動靜 按候風之法蓋起于軍中
故太平御覽稱兵書云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

重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此即候風之制船上候風制亦當同

泝斗謂之樞

廣雅泝斗謂之樞曹憲音頤 王篇樞船厚斗

又謂之杼

太平御覽稱纂文云杼水斗也

整舟向岸謂之檣

史記項羽本紀烏江亭長檣船待集解稱應劭曰檣正也孟康曰檣附也附船著舳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檣 劉逵蜀都賦注南方俗謂正船回濟處曰檣 王篇檣整舟向岸按檣當作檣

水渡謂之舠

說文舠津字古文水渡也古文津从舟 王篇舠古津字按王篇又云一作舠蓋又津字之別今削之

船師謂之舠

說文舠船師也明堂月令云舠人習水者

通異各

爾雅

舠泝也郭璞注水中鐘符 一切經音義稱通俗文連

舟曰舠按餘已見上

又謂之榜

禮記月令命漁師伐蛟鄭康成注今月令漁師爲榜人北堂書鈔稱月令云榜船人習水者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榜人歌聲流唱張揖曰榜船也月令云命榜人榜

人船長也按舫榜古字通今俗尚呼刺船者謂榜人又謂之長年 王篇榜人船人也 通異 廣雅舟舫榜船

也按或作榜非 楚辭齊吳榜以擊汰王逸章句吳榜船權也 北堂書鈔稱傳元正都賦越船沉吳榜浮

舟旋謂之舫

說文用也一曰車右騎所以舟旋古文舫从人 王篇舫舫二同音伏 廣韻舫古文舫字按皆取可以周旋

之義

舟辟謂之舫

爾雅釋言般旋也還也 說文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攴攴所以旋也古文般从攴 廣雅般桓不進也又般

還也 按禮記投壺篇主人般旋曰辟同意

舟動謂之舫

王篇舫船動貌 按集韻又出舫字云船動貌與舫同

舟播謂之舫

王篇舫播舟

舟行謂之舫

說文舫船行也 王篇舟行也廣韻同按王篇又云舫

爾雅云祭也今攷舫舫寔二字在舟部者說文丹飾也

亦借作祭名書高宗舫曰爾雅商曰舫是也音徒冬切

一在舟部說文舫行也音丑林切王篇合爲一誤

又謂之舫又謂之舫又謂之舫

王篇舩舩辨並舟行

舟進謂之舩

王篇舩進也

舟不行而進謂之舩

說文不行而進謂之舩必止在舟上

舟不安謂之舩

說文舩船行不安也讀若兀王篇同

舩不安也按舩仡蓋一字王篇別出舩廣韻又別作舩

並非廣韻又有舩字云船不安也

船著不行謂之舩

爾雅舩至也孫炎舩古届字方言同說文舩船著不

卷施閣各集卷三

三九

行也讀若華王篇同又音届廣韻舩船著沙不行也

音珂按不行即至矣故孫炎以爲古届字

舟危謂之舩

王篇有按今本字書引王篇有舟危也三字

舟沒謂之淦

王篇匿船沒也善見律音義稱字體云匿船沒也亦

作淦反韻匿船沒按字當作淦說文淦水入船中

也方言淦沈也義亦同淦匿匿皆俗字以音同而別

吳謂之舩

王篇舩吳舟按左傳餘皇吳所造故名之爲吳舟也

又謂之舩

又見上 初學記稱廣雅曰吳曰扁廣韵同 華嚴經音
義稱通俗文吳船曰扁

又謂之舩 字並古韻 晉書東吳顧瑋船也 舩亦出
見上 初學記稱埤蒼舩吳船也 釋文載吳

又謂之舩 晉書載吳船 在蓋天子舩曰舩 對周備則
天見上 至篇舩吳船也 轉注古音吳人目舟曰舩舩

越謂之須慮 天高去水三四丈者 吳人舩高
越絕書吳內傳越人謂船為須慮 吳人舩曰舩大

晉謂之舩 晉書載吳船 在蓋天子舩曰舩 對周備則
見上 初學記稱李虔通俗文曰晉曰舩 華嚴經音

義稱通俗文晉船曰舩 卷五閩文音集卷三 三

蜀謂之舩 蜀書載吳船 在蓋天子舩曰舩 對周備則
廣韵舩蜀人呼舟 至吳舩舩文曰晉曰舩 華嚴經音

外域人謂之舩 見上 北堂書鈔稱南州異物志外域人名船曰舩大
者二十餘丈高去水三四丈載六七百人物萬斛

天子舟謂之舩 轉注古音吳人目舟曰舩
說文舩古文造从舟 至篇天子船曰舩 按周制惟

天子得用造舟舩蓋合造舟二字為一 釋文稱郭氏
圖云天子並七船 薛綜東京賦注造舟以舟相比次

為橋也 晉書載吳船 在蓋天子舩曰舩 對周備則
又謂之鷁首 晉書載吳船 在蓋天子舩曰舩 對周備則

見上 藝文類聚稱韵集鵠首天子船也

船又謂之浮梁

方言船舟謂之浮梁郭璞即今浮橋廣雅同 公羊疏

稱舊說云以舟爲橋詣其上而行過故曰造舟核東晉

朱雀桁亦其遺制但自天子而下並得渡耳

諸侯連四舟謂之維

爾雅諸侯維舟郭璞注維連四舟 詩正義稱李巡曰

中央前後相維持曰維舟 公羊疏

大夫併兩船謂之方

爾雅大夫方舟郭璞注併兩船義已見上

士單舸謂之特

爾雅士特舟郭璞注單舸 公羊疏稱李巡曰一舟曰

特舟

庶人併木渡謂之泚

爾雅庶人乘泚郭璞注併木以渡義已見上 公羊疏

稱李巡曰編木以渡別尊卑也 公羊疏

